備湖樵書

二下

昌平坂学問所

漢書門 類
九七八七 號
七三 函
一 架
二四 冊

内閣文庫
漢書 類
九七八七 號
二四 冊
一一 架
三〇七 函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9787
冊數 24 (4)
函號 308 182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魏南齋 一號平齋

魏南齋先生晩年又號平齋同邑人或未之知也予見其遺囑一紙云區區蒙聖代六朝厚恩官階一品愧無分寸之報今年已九十又八念人之生死猶旦暮之必然得正而斃幸也況年且近百蓋棺之日近矣故須爲爾輩之囑倘至瞑目愼勿動擾鄉里經營墳墓及諸親舊賻奠以玷予之平日至囑至囑成化七年九月十九日父平齋一叟書遺男序班完等予昔號南齋今日平齋者近辱門下士行人何舜賓所

易蓋取天壽平格之意其詳見兵部尚書友人孫原貞所爲記故併及之詩曰謬登廊廟備驅馳常愧無才荅盛時斂手足形如有日只遵遺訓盡當爲

避晦日之說

避暑錄話云古者舉大事皆避月晦說者以陰之窮爲諱晉楚鄢陵之戰特書甲午晦以見譏魯震夷伯之廟書乙卯晦以見異是也南郊必用冬至日周禮也皇祐二年當郊而日至適在晦宋元憲公爲相頗以爲言遂改用明堂之禮議者以爲得體　退朝錄云太祖建隆四年南郊改元乾德是歲十一月二十九日冬至至而郊禮在十六日何也乃檢日歷有司言冬至乃十一月晦前一日皇帝始郊不應近時乃改

用十六日甲子其赦制云律且協于黃鍾日正臨于甲子乃避晦而用十六日甲子郊也按公羊傳提月六鷁退飛過宋都提月者何僅逮是月晦日也何休註提月邊也魯人語也在是月之幾盡此與鄢陵之戰與震廟皆據寔而言是晦日則言晦何譏何異之有獨左氏言用不違晦以爲犯師之忌則春秋時凡事不用晦日可以推矣若北齊正月晦日中書舍人奏祓除泛舟則皇帝乘輿鼓吹至行船昇御座乘板輿與王公登舟置酒魏收有泛舟應詔詩唐中宗正月晦日幸昆明池命上官昭容選羣臣詩爲新翻御製曲景龍四年正月二十八日晦上幸滻水宗楚客鄭愔各有應制詩貞元四年九月二日勑今方隅無事烝庶乂康其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宜任文武百僚選勝地延賞爲樂仍各賜錢以充宴會觀此則君方行幸臣方歌詠其于晦日未嘗有避也但一以爲祓除不祥一以爲送窮則亦不得謂佳節矣至德宗時李泌請廢正月晦以二月朔爲中和節命百官進農書司農獻穜稑種嗣後遂避晦不用耳

德宗發晦日爲中和節呂渭詩皇心不向晦改節號中和淑氣同風景佳名自詠歌湔裙移舊俗賜尺下新科歷象千年正酺醵四海多貞元入年試宏詞以中和節詩應詔採蘭雜志九爲陽數古人以廿九日爲上九初九日爲中九十九日爲下九每月下九置酒爲婦女歡日陽會蓋女子陰也待陽以成故女子于是夜爲藏鈎諸戲以待月明至有忘寐達曙者以廿九日爲上九以晦日爲佳節古人亦有不可解者

閩書古田正月晦日爲後九取蔬菜爲粥食之

東坡詩文

却掃篇云東坡既南竄議者復請悉除其所爲之文詔從之于是士大夫家所藏既莫敢出而吏畏禍所在石刻多見毀徐州黃樓東坡所作而子由爲之賦坡自書時爲守者獨不忍毀但投其石城濠中而易樓名觀風宣和末年禁稍弛一時貴游以蓄東坡之文相尚鬻者大見售工人稍稍就濠中摹此刻有苗仲先者適爲守因命出之日夜摹印既得數千本忽語僚屬曰蘇氏之學法禁尚在此石奈何獨存立碎

之人聞石毀墨本之價益增仲先秩滿携至京師盡鬻之所獲不貲　江西通志云南安府寶界寺東廊鐘樓下有東坡畫竹于壁有韶華佑胄者刻其壁函盛以獻至錢塘江溺焉樓尋燬元時重建後有補畫竹者弗稱成化間知府張弼扁墨君閣　如溪李之儀記云南城崇因寺有觀音大士像甚靈東坡南遷嘗禱而應遂頌之前人爲刻石後有部所在東坡文皆毀棄前人不敢違訖後予問僧其石安在曰巳碎矣索之力乃得于庫中果廡後塵土深數尺稍曳加

滌洗而燦然如未嘗毀者蓋是石先刻馬祖龐居士像用其餘刻頌像巳斷裂而頌獨完相與贊嘆曰大士妙智力其驗無所不見僧曰毀之人固在也呼至問焉曰方毀時惟恐其不碎用巨斧斧數十應斧斷裂矣因指示輒大驚曰今安得如是不覺禮十餘拜而復歸故處　九江志勝云富川有東坡竹蓋公嘗以題壁餘墨洒竹上而不滅新篁枝葉皆有墨痕後百八十年謝疊山謫居是地至今尚然豈藉公之忠誠不滅英皇之貞節乎列朝詩選云姑蘇杜瓊有詩

曰重華南去不南還二女啼痕在竹間亦有富川蘓子墨至今枝葉尚班班　鶴林玉露云東坡謫儋耳道經南安于一寺壁間作叢木醜石甚奇韓平原當國劉下本軍取之守臣親監臨以紙糊壁全堵脫而籠之以獻平原大喜置之閱古堂中平原敗籍其家壁入秘書省著作庭辛卯之火焚右文殿道山堂而著作堂幸無恙壁至今存　東坡歸至常州報恩寺僧堂新成以板爲壁坡暇日題寫幾遍後黨禍作凡坡遺墨所在搜毀僧以厚紙糊壁塗之以漆字賴以全至紹興中詔求蘓黃墨跡時僧死久矣一老頭陀知之以告郡守除去漆紙字畫宛然臨本以進高宗大喜老頭陀得祠曹牒爲僧　劉烶筆談云柳子厚左遷柳州刺史沒後建廟羅池韓昌黎作碑并樂章以志民思也宋蘓長公爲重書勒石歲久碑石二塊圯陷土中明嘉靖末年柳州城崩修築有一二丈許再不克畢工僉謂此地有怪物或蛟龍伏蟄其中因鳩工掘之深數尺獲二碑石城遂克築落成可見柳州之蹟昌黎之文蘓長公之字三者皆神物肯寘寘

地下哉　彝堅志云豐相之崇寧中居建州有道士來謁熟視之蓋京師玉清儲祥宮主也問何以至此曰吾已非人茲竊有所禱明日將托身爲犬實在尚書宅願戒家人善視我豐公驚曰君平生有道行何爲爾對曰某初修道戒本無慝惡奈一事獲罪于天何豐問其故慘容而言某以朝廷方黜蘇氏學因建請磨去儲祥碑文坐是受譴豐曰上帝亦愛重蘇公文乎曰不專在是正以迎合時相風旨耳言訖失所在旦而犬生十子其一犬足黑而身黃疑爲黃冠云

猾公筆記云陳履常爲博士言者謂其在官常越境出見蘇軾改教授潁州張文潛在潁聞蘇子瞻訃爲舉哀行服言者以爲言遂貶秀州別駕　讀書鏡云紹興二年虔寇謝達陷惠州民居官舍焚蕩無遺獨留東坡白鶴故居率其徒葺治六如亭烹羊致奠而去次年海寇黎盛犯潮州悉燬城堞且縱火至吳子野近居盛登開元寺見之問左右曰是非蘇內翰藏圖書處否麾兵救之吳氏歲寒堂民居賴以不燬者甚衆

東坡之妹氏

世傳蘓子瞻有小妹嫁爲秦淮海之妻而造爲無稽之談以實之皆妄也按墨莊漫錄云延安夫人蘓氏丞相子容內也有詞行于世或以爲東坡女弟適柳子玉者所作非也菊坡叢話云老蘓先生之女幼而好學慷慨能文適其母兄程璿之子之才作詩曰女母之兄汝伯舅求以厥子來結姻鄉人婚嫁重母族雖我不肯將安云人言蘓子無妹却有此詩然則子瞻固有二妹一適柳子玉之子一適程之才而苐非

秦淮海耳　耶律楚材夫人蘓氏東坡先生四世孫威州刺史彌之女　蘓長公集云柳子玉嘗夢謁司命眞君召巳未幾果有監靈仙觀之命以詩送之曰世事方艱猛更回此身未老已心灰何時夢入眞君殿也學傳呼觀主來據東坡集有與柳子玉倡和詩凡屢見又有柳氏二一外生求筆跡詩又有贈柳外生閎詩其爲至戚明甚但集載祭柳子玉文內云嗟我後來匪友惟媾子有令子將大子後頎然二一孫則謂我舅●與祭亡妹德化縣君文云玉立二一甥寔大我門

一秀不實何辜于神又祭柳仲遠文二首一云我厄于南天降罪疾方之古人百死有溢天不我亡亡其朋戚如柳氏妹夫婦連璧云何兩逝不憖遺一　我歸自南宿草再易閎也有立氣貫金石則東坡之妹所適者爲柳子玉之媳故其孫呼東坡爲舅而爲柳仲遠之妻耳則柳妹有二一甥而後止存一閎　考坡集乳母任氏墓銘云乳亡姊八娘與軾則東坡不特有妹而且有姊特早亡耳　東坡一帖云秦少游過容留少月飲酒賦詩如平常容守遣搬家二一卒送歸衡

州至藤傷暑困臥至八月十二日啓手足于江亭上
當今文人第一流豈可復得此人在必大用于世不
用必有所論著以曉後人前此所著已足不朽然未
盡也哀哉哀哉其子甚奇有父風惟此一事差慰吾
輩意張世南云觀此足見坡公篤愛交友留意人才
爲可敬嘆所謂奇俊之子名湛字處度者也此載游
宦記聞可知坡公與少游乃友朋而非至戚矣

堯母墓

嘉靖十八年御史謝少南上言慶都爲帝堯肇封之
地堯母乃帝嚳元妃陵墓具存乞賜表揚以弘達孝
以光巡幸下禮部覆議從之帝曰帝堯父母異陵可
見合葬之非古卽令有司修建祠寢謝少南建白可
嘉擢左春坊左司直兼翰林院檢討歐陽文忠集古
錄載堯母碑乃漢建寧五年造其文略曰堯母慶都
感赤龍而生堯慶都仙沒蓋葬于茲欲人莫知名曰
靈臺按皇覽云堯冢在濟陰城陽呂氏春秋云堯葬

穀林皇甫謐云穀林即城陽然諸書皆爲城陽獨此碑爲成陽當以碑爲正羅泌路史引郭緣之述征記云成陽城東南九里有堯陵陵東有中山夫人祠在城南二里蓋堯妃也東南六里有慶都冢上有祠廟而水經注言成陽城西二里有堯陵陵南一里有慶都陵于城爲西南稱曰靈臺按帝嚳高辛氏生三十而御天六十有三載而崩葬頓丘臺城陰野之秋山所謂頓丘臺也夫高辛四妃上妃有邰氏曰姜原生稷次妃有娀氏曰簡狄生契次妃陳豐氏曰慶都生

堯次妃有陬氏曰常羲生帝摯四皆妃而姜原稱上妃則爲元配明矣慶都不合帝嚳之葬于頓丘而近帝堯之墓于成陽亦母子之相依偶然非必謂古人之必不合葬也

唐史武后崩將合葬乾陵給事中嚴善思建言尊者先葬卑者不得入今啓乾陵是以卑動尊術家所忌且玄闕石門冶金錮隙非攻鑿不能開神道幽靜多所驚黷若攻別隊以入其中即往昔葬時神位前定亦且有害曩營乾陵國有大難易姓建國二十餘年今又營之難且復生合葬非古也

況事有不安豈足循據漢世皇后別起陵墓魏晉始
合葬漢積祀四百魏晉祚率不長亦其驗也今更擇
吉地附近乾陵取從葬之義使神有知無所不通若
其無知合亦何益願割私愛使後嗣長久中宗不納
蘓東坡曰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古今之葬皆為
一室獨蜀人為一墳而異藏其間為通道高不及肩
廣不容人東漢壽張侯樊恭遺令棺柩一藏不宜復
見如有腐敗傷子孫之心使與夫人同墳異藏光武
善之以書示百官蓋古有是也然不為通道又非詩

人同穴之義故蜀人之葬最為得禮
嘉靖二年葬孝惠太后楊廷和上言茂陵左右不可
恐有震驚之虞賈詠曰當祔雖有之難免不當祔雖
無之難為卒祔葬茂陵　後漢袁賀臨病困勅使留
葬侍衛先公塡毋迎取汝母喪柩如亡者有知往來
不難如其無知祇為煩耳

暮年再起

陳後山曰元祐初起范蜀公于家固辭其表云六十三而致仕固不待年七十九而造朝豈云知禮是時文潞公八十餘一召而來人各有所志也　李肇國史補曰高貞公致仕制云以年致政抑有前聞近代寡廉罕由斯道是時杜司徒年七十無意請老裴晉公爲舍人以此譏之　談淵云張鄧公士遜三入相景祐五年與章郇公並命已七十五歲後二十年西賊叛命即寶元康定之間措置乖方物議非之方引

年除正太傅致仕以小詩白邵公云赭案當衙並命時蒹葭衰朽倚瓊枝如今我得休官去鴻入高冥鳳在池近輔咸和焉有輕薄少年改鄧公詩云赭案當年並命時與君兩個沒操持如今我得休官去一任夫君鶻露蹄聞者無不大哂　癸辛雜識云宋鄭淸之字德源號青山又號安晩爲穆陵之舊學端平初相聲譽翕然及淳祐再相已耄及之政事多出其姪孫太原之手公論不與辛亥冬祈雪得雷雷電大作而淸之薨於位初淸之之再來也有作詩譏之云二

劉未離丹禁地扁舟已自到江干先生自號爲安晩晩節胡爲不自安又有詩云光範門前雪尺圍火雲燒盡曉風吹堪嗟淳祐重來日不似端平初相時里巷誰爲司馬哭番酋肯爲孔明悲青山化作黃金塢可惜角巾歸去遲　閩書云宋建安曹修古字述之舉進士累遷監察御史奏言唐貞觀中嘗下詔令致仕班本品見任上欲其知耻而勇退也比有年八十餘尚仕班行心力既衰官事何補請下有司勅文武官年及七十上書自言特與遷官致仕仍從貞觀舊

制郎宿德動賢自如故事因著爲令　修古弟修睦由邵武縣遷殿中丞知鬱林州聞母疾委州印于佐比走歸道未至被喪哀瘠過禮服除判泉越二州知邵武軍用薦爲御史改司封出知壽州移泉州坐舉者奪司封去官後起知吉州上書休官不聽分司南京既而歎曰不事事而受祿不可謂廉復申前請許之章得象表其高節詔還所奪官居數年聲聞益達朝廷以紫衣金魚就第褒之用聳動天下士大夫以重進爲高修睦休官時年五十餘第舍圍池疏列泉

石置書册琴棋其中賓親過從或道時事輙謝曰吾方與紙上聖賢語勿溷吾聽斯則修古能言之修睦能行之兄弟兩高矣　楊邃庵一清以故少傅武英殿大學士歸田嘉靖四年年巳七十餘特起公于家改兵部尚書兼憲職總制三邊道經洛陽謁劉文靖公健文靖出見辭色甚倨陽問曰我記汝亦曾爲閣老耶公隨問而對文靖曰既爲閣老復出作總制内閣體統爲汝一人壞盡矣公云朝廷簡命不得不赴文靖曰進退由汝何得乃爾我老不能對客矣遂命

二孫陪茶楊大慙而出此玉堂叢話所記如此也范守已　肅皇大誥所記云一清道洛陽謁故大學士劉健健時年九十三矣辭以疾不見一清疑何久之健帽鋮幘短褐出曰應寧而嘗入相矣復出將乎一清曰承乏之爾健出廳茗飲之他無一語吳伯與名臣事畧云楊文襄以故相起爲三邊總制謁劉文靖公公出見一揖曰汝不能甘淡薄而猥爲時所餌今日戴兜鍪異日何以復簪冠乎令主上輕吾輩自汝始咄咄入不復顧楊愧而去雖三書所記其詞輕重不同而劉之不滿于楊之復出則誠然矣斯亦君子之愛人以德也　嘉靖六年戊子冬十月起謝遷爲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參預機務七年夏四月謝遷致仕范守已論曰餘姚之復出果何爲哉當是時懸車杜軌二十有三年矣乃再入當軸不五月而告歸亦何事功之有耶豈不知永嘉遇主安仁窺立雖巴陵再相亦不得獨行其志而乃欲殫我康猷乎及徘徊鎖闥側目新貴抗顏慮貝錦之虞繞指愧不恒之羞而後幡然長往則已晚矣是以君子貴慮始也謝

文正以弘治乙卯入閣年四十七爲相十二年丙寅年五十八而致仕嘉靖戊子復召入閣相去二十三年閲年八十歳矣　焦芳入閣欲兼理吏部劉瑾主之已奉內批芳以問李東陽李曰此二事實難兼攝內閣佐天子出令吏部所擬陞調官間有可否令自擬之而自可否之耶又每日通政司奏事奉旨吏部知道即當庭跪承旨內閣班侍立聽令亦將出跪而更起立耶又部事差謬或章奏錯誤小則回話認罪大則罰俸脫有之亦將隨同認罪乎芳乃辭部事此

即劉文靖所言今日戴兜鍪異日何以復簪冠之意也　夏桂洲之再相也同鄉永豐夏尚朴以詩招隱曰寵利由來是禍梯功成身退便爲宜萊公不識爭崖意一値澶淵禍便隨而桂洲不能用　海寧許相卿以給諫家居十年貴溪與之有舊比再入相以書招之且欲處以南大司成許曰公此出已誤可復誤人耶列朝詩選云貴溪常祈夢九鯉仙得問舟子三字及再相起行泊舟淮上與常熟楊夢羽儀賦詩贈別取孟浩然詩探韻得問舟子詩云向夕問舟子前

程沒幾多灘頭正好泊淮裏足風波悵然不樂罷酒而別後果罹禍　今言云郡守楊公承芳乞致仕疏云錢若水居樞密年四十而致仕以臣觀之臣年尤多三歲陶弘景奉朝請年三十六而致仕以臣觀之臣年尤多七歲放臣致仕他日得與弘景若水遊于地下足矣此言更爲高絕

觀人之法

却掃篇云劉器之待制對客多默然坐往往不交一談至于終日客意甚倦或請去輒不聽至留之再三有問之者曰人能終日矜莊危坐而不欠伸欹側者蓋百無一二焉其能之者必貴人也嘗以其言驗之誠然　王氏談錄云凡相人最好于得失榮辱之際觀其動否便可知其器之大小然後見其人之前程也又云人性貴乎平淡若加以器識卽所謂宰輔器也沈作喆云蘓端明平生寢臥時已就枕則安然不復

翻動至于終夕劉元城對賓客或晏居雖暗室常端坐略無欹側至于終日二人亦有定力者　石林燕語云王右丞正仲口吃遇奏對則如流歐陽文忠近視常時讀書甚難使人讀而聽之在政府數年每進奏文字亦如常人不異貴人眞自有相也此等相又當别觀　歸田錄云薛簡肅公知開封府時明參政鎬爲府曹官簡肅待之厚甚直以公輔期之其後公守秦益常辟以自隨優禮特異有問于公何以知其必貴公曰其爲人端肅其言簡而理盡凡人簡重則

尊嚴此貴臣相也其後果至參知政事以卒時皆服公知人　黄山谷曰予嘗爲少年言士大夫處世可以百爲惟不可俗俗便不可醫也或問不俗之狀老夫曰難言也視其平居無以異于俗人臨大節而不可奪此不俗人也平居終日如含瓦石臨事一籌不畫此俗人也雖使郭林宗山巨源復生不易吾言也歐陽永叔言觀人題壁便可知其文章　青箱雜記云盧攜貌陋常以文章謁韋宙韋氏子弟多肆輕侮宙語之曰盧雖人物不揚然觀其文章有首尾異日

必貴後竟如其言近今夏英公亦嘗以文章謁盛文肅文肅日子文章有館閣氣異日必顯後亦如其言

明道雜志云蘇子由言每見州府召客觀其品别人類已足觀政矣又云凡觀人之術無他但作事神氣足者不富貴即壽考但人作十事若一一中理無可議者也自難得况終身作事中理耶其次莫若觀其所受此最切要升不受斗不覆即毁物理之不可移者又云氣寛易動意形于色得少爲足與好妄語者皆夭折之相也　楚史檮杌云楚人有善相人斷言無遺策聞於國莊王見而問其情對曰臣非能相人能觀人之友也觀布衣者其交皆孝悌篤慎畏令如此者其家必日益身必日安此所謂吉人也觀事君者其交皆誠信有行好善如此者事君日益官職日進此所謂吉臣也主明臣賢左右多忠主有失皆敢分爭正諫如此者國日安主日尊天下日富此之謂吉主也臣非能相人能觀其人之友也莊王曰善

羣談錄餘云唐一行嘗語人曰吾得古人相法其法以洪範五福六極爲主觀其所由察其所安可得

大概若其人忠孝仁義言行相應造次顛沛必歸于善者吉人也若不忠不孝不仁不義言行不相應造次顛沛必歸于惡者凶人也吉人必獲五福之報凶人必獲六極之刑不必其身必于其子孫若但于風骨氣色中料其前程休咎豈能悉中也　吳處厚青箱雜記云余粗知風鑒大槩常與苗文忠公論之公日觀子之論多取豐厚是則屠兒飯飩師皆貴矣余復思之大凡相之所先全在神器與心術更或豐亶其福十全國語曰今王遠角犀豐盈而比頑童窮固則豐盈固賢哲相也　又云相形不如論心諺曰有心無相相逐心生有相無心相從心滅此言人以心相爲上也故心相有三十六相夫人嘗言意氣求官自須如此一也爲事有剛有柔二也慕善近君子三也有美食常分惠人四也不近小人五也常行陰德每事方便六也從小能治家七也不厭人乞覓入也利人克已九也不遂惡貪殺十也聞事不驚張十一也與人期不失信十二也不易行改操十三也夜卧不便脈着十四也馬上不回頭顧十五也夜不令人

生憎怒十六也不文過飾非十七也爲人作事周匝十八也得人恩力不忘十九也自小便有大量二十也不毀善害慈二十一也憐孤濟寡恤物二十二也不助強欺弱二十三也不忘故舊之分二十四也爲衆人用之二十五也不言妄語二十六也得人物每生慚愧二十七也聲美音有序二十八也當人語次不先起二十九也常言人善事三十也不嫌惡衣惡食三十一也方圓曲直隨時三十二也聞善行之不倦三十三也如人飢渴勞苦常有以恤之三十四也

不念舊惡三十五也故舊有難竭力救之三十六也已上三十六善皆全者當位極人臣壽考令終或有不全則禍福相折以次減殺具二十者刺史之位具十以上令佐之官具五七者亦須大富　蘓東坡云伊尹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貧賤人但有常德非復富貴卽當得道雖當大富貴苟無常德其後必敗予以此占之多矣　長者言云好談閨門及好談亂者必爲鬼神所怒不有奇禍必有奇窮

朱紫陽夫子常推易陰陽剛柔之義以爲觀人之

法曰凡光明正大疎暢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爲威而雨露之爲澤如龍虎之爲猛而麟鳳之爲祥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若依阿䐈涊回互隱伏糾結如蛇蚓瑣細如蟣蝨狐蠱如盜賊詛咒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觀人之法莫切于此　劉氏雜志云蘇子由使遼歸爲哲宗言遼主弘基以與我和好爲喜年貌可六十步履輕捷飲啗不衰享國尚當有年我可以無虞其君臣事佛國俗化之此彼之巨蠹足爲我喜也弘基孫延禧當嗣位然骨氣凡弱視瞻不正恐非彼之福其意亦嚮慕和好而我不足恃之矣其後弘基守和好又十餘年而殂延禧亦不背盟然遼國遂亡于延禧之身則子由之言信矣容貌詞氣乃德之符非特其身之遲促而并得其國之興替仲由論成括之死見知于孔孟邾子高仰魯侯卑俯兆其死亡見知于子貢聖賢原自有觀人之法也

樵書初編　卷之二

宋太祖仁宗之識度

國老談苑云太祖嘗曲宴翰林學士王著御宴旣罷著乘醉喧譁太祖以前朝學士優容之令扶以出著不肯退卽移近屏風掩袂痛哭左右拽之而去明日或奏曰王著逼宮門大痛思念世宗太祖曰此酒徒也在世宗幕府吾所素諳況一書生雖哭世宗能何爲也　曲洧舊聞云仁宗時蜀中一舉子獻詩于太都府某守忘其姓名云把斷劍門燒棧閣成都別是一乾坤知府械其人付獄表上其事仁宗曰此乃老

秀才急于仕宦而爲之不足治也可授以司戶叅軍不釐事務處于遠小郡其人到任不一年慙恧而死大哉二帝之言也雖其識度宏遠亦由見地明透耳此二事設令嚴酷猜忌之君處之則大獄不解矣

後山談叢云或勸太祖誅降王云久則變生太祖笑曰守千里之國戰十萬之師而爲我擒孤身遠客能爲變乎　綱目宋太祖頗爲微行或諫其不宜輕出太祖笑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周世宗見方面大耳皆殺之我終日侍側亦不能害有天命者任自爲之

貴耳錄云仁宗時有外臣奏陛下不蚤立太子有播遷之禍仁宗大怒問宰執曰朕未立皇子如何比朕如唐明皇有播遷之禍宰相奏云陛下果是播遷不及明皇當時明皇幸蜀尚有肅宗卽位靈武陛下無肅宗爲子委不及明皇仁宗怒釋建立之議始堅非大度之主何能容忍其言如此　揮麈錄云仁宗常服玉帶侍臣皆注目還宮問內侍曰侍臣目帶不已何耶對曰未嘗見此奇異者故耳上曰當以遺遼主左右皆曰此天下至寶賜外邦可惜上曰中國以

人安爲寶此等何足惜
宋眞宗時喜言祥瑞于是甘露芝草俱上聞至皇祐
三年仁宗在位三十年矣六月守臣茹孝標奏城内
小山生芝之三百五十本悉以上改名其山爲紫芝山
蕞爾一培塿不應所産如是之多也上怒曰朕以豐
年爲瑞賢臣爲寶草木蟲鳥之異烏足尚哉茹孝標
與免罪戒州縣自今無得以聞　讀書鏡云仁宗常
春日步苑中屢回顧皆莫測聖意及還宮中顧嬪御
曰渴甚可速進熱水嬪曰大家何不外面取水而致
久渴耶仁宗曰吾屢顧不見鐐子苟問之卽有抵罪
者故忍渴而歸左右皆稽顙動容呼萬歲聖性仁慈
蘊藉欽聞見雜錄云先公爲諫官之時曾論王德用
進女口仁宗初詰之曰此宮中事卿何從知公曰臣
職在風聞有之則陛下當改無之則爲妄傳何至詰
其從來也仁宗笑曰朕眞宗子卿王某子與人不同
自有世契德用所進女口實有之在朕左右亦甚親
近且留之如何先公曰若在疎遠雖留可也臣之所
詢正恐親近仁宗色動呼近璫曰王德用所進女口

各支錢三百頭即令令出內東門了急來遂涕下先公曰陛下既以臣奏為然亦不必如是之遽且入禁中徐遣之上曰朕雖為帝王人情同耳苟見其涕泣不忍出則恐朕亦不能出之卿且留此以待報先公曰陛下從諫古之哲王所未有天下社稷幸甚久之中使奏宮女已出門矣

太祖睿斷

餘冬序錄云國初青州日照縣民江伯兒者母病刲脇肉以食不愈禱於岱嶽願母病愈則殺子以祭已而母愈遂殺其三歲子祭事聞　太祖怒曰父子天倫至重禮父為長子三年服今百姓乃手殺其子絕滅倫理宜急捕治之遂逮伯兒杖百謫戍海南又聞中今古錄云洪武間有隨母改嫁事繼父者繼父病刲股愈之有司以孝聞　上曰繼父是伊父仇人刲父遺體以事仇人是不孝也乃置之法于是命禮部

許議旌表孝行事例禮部議自今人遇父母病醫藥治弗愈無所控訴不得已而臥冰割股亦聽其爲不在旌表之例詔從之　何子元云劉宋郭世通家貧傭力以養繼母婦生一男夫婦恐廢侍養乃垂瘞之文帝勅榜表門爲孝行焉此與郭巨事同韓昌黎論郭世通曰不腰于市而已幸況復旌其門方遜志論郭巨曰巨陷親于不義罪莫大焉讀二子之文益知太祖之睿斷高於千古矣　餘冬序錄引王叔英所作傳云洪武某年間有兄弟二人其伯兄坐法當死二人自縛午門前願以身代　上問故二人者曰臣少無父非兄不至今日故願以二身贖兄命　上疑其非誠許其代而陰戒行刑者試其人如有難色即殺之二人懽然延頸待刃既弗果殺上嗟異赦其兄御史大夫陳寧持不可其兄竟死焉又陳圭者台州黄巖人父叔弘爲其仇人告罪當死圭詣所司曰圭不能諫父陷父不義罪當自死幸原圭父使自新　上以孝子稱之赦叔弘罪俟天下朝覲官至播告爲天下勸刑部尚書開濟奏罪有常刑不宜屈法開僥

倖路乃聽圭代父死叔弘謫戍雲南此御史大夫此
刑部尚書自謂能執法矣而上不能成聖主寛仁之
政下不能全孝子悌弟之心以風後世豈所謂執法
與叔英日陳寧死有餘戮開濟後來亦不得其死意
天道乎　江西通志云　太祖威斷莫測日令御史
二人侍班刑賞有失中不諫止者罪之一日永新人
歐陽搢以御史侍班　上乘怒將戮一人他御史不
敢前歐陽御史趨跪倉卒不能措辭舉手加額連呼
陛下不可　上察其樸實天顔爲霽兵人得從輕典

夫人主過於威斷尚欲諫諍而挽回之況實有寛仁
乃不能將順而曲成之哉　河南通志云元末兵起
登封人張景輝死于寇其妻賀氏流離中抱子俊求
夫骨于積尸中手自聚土掩之及天下定歸登封依
弟以居弟以俊幼諷其改嫁賀剔去一齒誓不二節
洪武初俊任廣陵主簿以事罰工自懟累其母上疏
乞免上嘉賀守節敎子婦道所難特宥復其官俾終
母養仍勑禮部榜於天下以厲風俗　太祖之待節
婦如此則其于孝子悌弟可知節婦尚及于子而孝

子悌弟不能免其身二人之不知將順罪何如矣
國史補云衢州余氏子名長安父叔二人爲同郡方
全所殺長安八歲自誓十七歲乃復仇大理斷死刺
史元錫奏言臣伏見余氏一家遭横禍死者寔二平
人冢顯戮者乃一孝子又引公羊傳父不受誅子復
仇之義請下百僚集議其可否詞甚哀切將裴中書
垍當國李刑部鄘司刑事竟不行有老儒薛伯高遺
錫書云大司寇是俗吏執政柄乃小生余氏子宜其
死矣然則御史大夫陳寧刑部尚書開濟其能免于

俗吏小生之誚乎　風俗通云巴郡太守泰山但望
伯門爲司徒椽同產子作客殺繋望自劾去星行電
征數日歸趨詣府露首肉袒辭謝太守太尉李固謝
與相見頓頭流血自說弟薄命早亡以孤爲托無義
方之教自陷罪惡自男穿既與知情幸有微肖乞以
代之言甚哀切李公逵于原度即活出之又高唐令
唐安周糾孟玉爲大將軍椽弟子使客殺人捕得太
守盛亮陰爲宿留糾亦自劾去詣府亮與相見不乞
請又不辭謝亮告賔客周孟玉欲作抗直不恤其親

我何能枉憲乎遂斃于獄弟婦不哭死子而哭孟玉世人誤之猶以爲高應劭曰二家之子幸非元惡但望誠心內發哀情外露義動君子合禮中矣周糾苟執果毅忽如路人無惻隱之心傳曰于厚者薄則無所不薄夫法之執難以狥情情之至亦可屈法應劭取二事而折衷之所論爲當也　予又考得洪武間數事備載之以見　高帝之甚重孝子而開濟之不能仰體爲可罪也新昌胡剛生有至性洪武初其父謫役泗上以逃役當刑勑駙馬都尉梅伯殷監斬時剛往省侍役於待渡閘聞之遂裸洗泗河而渡奔走哀訴請以身代言與淚俱情甚懇迫梅憐而奏宥其父同坐者八十二人俱免死　浦江鄭氏歷宋元至明一家同居時洪武十四年鄭濂主家政已二十餘年矣有以寄鈔事誣其家者從弟湜代詣吏濂謂曰我長當罪于是兄弟爭就獄事聞　太祖慰諭之且問以治家長久之道濂以謹守家規對上嘉賜酒饌除湜福建布政司參政　鄞人盧祥卿以勝國世職洪武初督造海運船已而船破運折坐侵漁逮獄將

就戮二子顯敬匍匐請代顯泣訴曰督造雖臣父名而侵漁實臣顯罪當死敬曰兄顯佐父周旋運事造船之謀臣敬獨知之臣罪當死上矜之廉得其寃遂兩釋焉祥卿竟以賢良舉授四川彭水知縣又詿誤謫戍雲南顯復京訴乞代上曰眞孝子也祥卿有子如是着冠帶寧家　仙居人朱煦乃福州太守朱季用子也性至孝洪武中詔天下盡革今歲以上積歲官吏爲民害者季用任福州僅五月例逮赴京亦論罪輸役時城役嚴日用錢數十緡又病痢不堪謂子

煦曰吾旦夕死已矣毋爲汝累煦惶懼不敢離左右時在役告枉令嚴甚告而謫極邊者三人被極刑者四人已煦奮曰吾無術以脫吾父訴不訴等死萬一吾父以訴獲免即萬戮死無憾父僚同役者交阻不聽具告枉狀上　上悲傷其意乃赦季用復其官時以煦訴得復官者十四人皆拜季用曰微君有孝子吾儕骨肉皆城下土矣　周琬應天人父滁州知州建屏墻于門爲部民奏許以侵道論死琬年十六叩闕請代父刑　上少之疑爲人所教曰牽去砍頭琬

顏色自若乃宥其死戍邊琥復請曰戍與斬等死耳父死臣安用生爲願早就戮　上怒命縛至市琥色甚喜行刑者曰死足樂耶琥曰以死免父胡爲不樂　上察其誠赦之親署於屏曰孝子周琥尋授兵科給事中此皆　太祖斷自睿哀爲孝子開一面其以風天下有餘矣御史大夫陳寧刑部尚書開濟罪其可勝誅哉　前代帝王宥赦孝子報仇并錄附　董黯字叔達鄞人仲舒六世孫也家貧早失怙事母盡孝母疾瞽大隱溪水黯築室溪濱板輿就養遂瘳隣王

樵書初編　卷之二

寄家甚富縱酒無行二母相見各言其子寄聞而銜之伺黯出毆其母黯還而母在牀黯跪而言曰黯不孝及母之憂乎曰非也我失言致王寄辱耳後竟不起黯哀毀負土成墳廬于墓枕戈不言俟王母卒畢葬事乃斬寄頭祭母墓自囚以告有司事聞和帝詔釋其罪且旌其異行召拜郎中不就而卒　烏程人王談年十歲父爲隣人竇度所殺談有復仇志密市利鍤以伺卒殺度而歸罪有司太守孔嚴義其孝勇列上宥之和帝元興中舉孝廉不應　朱朗永興人

今蕭山　性至孝父爲烏傷長陳頵所殺朗志在報仇未間頵死朗至其家刺其子殺之魏聞其勇擢爲揚武將軍一　吳典聞人夐年十七父爲仇家所殺遂散財結客手刃父仇斬頭以祭自繫縣獄有司上其事齊高帝覽而賞之赦其罪官至長水校尉　錢塘人朱謙之年數歲所生母亡假塟田側爲族人朱幼方燎火所焚謙之雖小便哀戚如持喪年長不娶永明中手刃幼方詣獄自繫別駕孔稚圭兼記室劉璡司徒左西掾張融牋與刺史豫章王曰禮開報仇之典以申孝義之情法斷相殺之條以表權時之制謙之既申私禮又明公法今殺之則成罪人宥之即爲孝子殺一罪人未足弘憲活一孝子實廣風德豫章王上言之世祖嘉其義慮相報復乃遣謙之隨曹虎西行幼方子惲于津陽門伺殺謙之謙之兄選之又刺殺惲有司以聞世祖曰此皆義事不可問悉赦之

烏程錢延慶其父仲期於泰始元年爲吳慶恩所殺時延慶屬役在都聞之馳還於庾浦埭逢慶恩手刃之自繫烏程獄吳興太守郄顥憐其孝烈表不加罪

許之　唐建初中有人侮人父者其子殺之肅宗貰
其死刑而降宥之自後因以爲比有輕侮法張敏駁
議以爲開相殺之端又輕侮之比寖繁至有四五百
科難以垂訓請除其弊　唐憲宗元和六年富平縣
人梁悅爲父報仇殺人自投縣請罪勅以其申寃請
罪視死如歸發於天性志在殉節特減死宜决一百
配流循州于時韓文公愈獻復仇之議　穆宗長慶
二年四月雲陽力人張洽欠羽林官騎康憲錢米憲
徵理之洽乗醉拉憲氣息將絶憲男買得年十四將
救其父以洽角觝力人不敢揮解遂持木鍤擊之首
見血後三日死勅旨康買得尚在童年能知子道雖
殺人當死而爲父可哀若從沉命之科恐失原情之
義宜付法司減死罪一等處分　後唐明宗天成二
年七月沼州平恩縣百姓高弘超其父蹕爲鄉人王
感所殺弘超挾刃殺感携其首自陳尚書刑部員外
郎李殷夢引梁悅康買得二例請減死奉勅可減死
一等　按竹枝山野記云國初犯大辟者其家屬多
請代刑　上併宥之如五倫書所載是也其後繼請

乃一切許之爲多旣以杜姦譎且因成其孝弟此非細者所知吾蘓戴用代其父王敬代其兄餘未殫記至有弱媳代其阿翁　紀畧云國朝妻救夫刑蒙宥者二人永樂甲申十一月江浦知縣周益以罪當刑其妻楊氏訴益母老願代益死　上憫其情特宥益成化丁酉三月河東驛丞王佇奏知州徐孚敬妖言律斬孚妻李氏奏翁姑年老願代夫刑抵罪奉旨俱釋之因考洪武間給事中侯庸請代其父監生程通請代其祖永樂中舉人郭魯請代其父皆削軍伍以

全其孝世皆傳爲美談　備遺錄云績溪程通字彥亨祖平素業儒洪武初謫戍延安程通以縣學生貢入太學聞父喪徒步歸塟廬墓下三年哀慟毀瘠妻子至不相識時平巳老上書言臣壯而無父祖猶父也臣祖老而無子孫猶子也更相爲命願代其役辭極懇切　上嘆曰孝哉若人命兵部除其籍驛送平還鄉後通舉應天府鄉試官遼府左長史死建文之難　南史梁天監初廣平人張景仁父爲同縣常法所殺景仁時年八歲及長志在復仇普通七年遇法

于公田渚手斬其首以祭父墓事竟詣郡自縛乞依刑法太守蔡天起上言于州時脩文在鎮乃下教褒美之原其罪

方卵龍卵

採蘭雜志云昔有少年博洽典籍其兄爲商遠歸携一鳥卵問其弟曰鳥卵皆圓此獨方何也少年曰鳥卵而方有白無黃破之果然問何以知之曰見成丁百鳥志四友齋叢說云弘治末崇明縣申報撫臺云本縣民家有鷄生卵而方異而碎之有一獮猴讒大如棗時南昌艾璞爲撫臺以告巡江都御史陳璚欲同奏于朝陳曰妖當闢但其物怪已不存矣萬一詔取將何以進乃止　江西通志云孝通廟在臨江府

新塗縣相傳秦時有溫媪經程溪得巨卵藏于家生七龍放之江媪或至江口龍輒獻嘉魚若奉養然媪死塟程溪將圯一夕雷電遷之高岡鄉人爲立祠唐賜額曰孝通　膠州志州有小珠山雙峯嵯峩高入雲際正隆三年秋雨民行山間見一卵在地可盛粟二石斑斕光彩民刈葛藟舁以歸數少年攫取去即煮食之旬日颶風大作居者百餘家皆掀舉躋于山巔食卵者悉撲死老幼千計皆無恙始知爲龍卵也

夢溪筆談云天聖中近輔獻龍卵云得自大河中

詔遣中人送潤州金山寺匱藏之是歲大水金山廬舍爲水所漂者數十間人皆以爲龍卵所致至今匱藏予屢見之形數色理俱似雞卵大若五升囊舉之至輕惟空殼耳　懸笥瑣探云成化五年六月河決杏花村有一卵浮於河大如人首下銳上圓質青白微具五色又多蟄點漁者得之守河者以十疋布易焉以手撼之中泊泊作聲水也又甚重氣暖而潤澤或曰龍卵吾聞龍有胎未聞卵生或曰蛇亦卵生此其類也占法江湖見龍卵主大水卵送開封府皆懼

不敢收守與判相却之間墜破地中惟水而已　紀畧云成化中河南省下有漁人得一龍卵於黃河邊葦泊中大容三升許一商以數疋布易之送于官置于延慶觀時周斌知開封府命擊破之中包碧水餘無所有數日復大風揚沙黑雲自觀中起勢甚猛庭前有兩樹都司前一大樹皆拔去左布政章繪宅有樓去其半有一大銅盆亦從空飛去　說圃識餘云嘉靖六年通州西北海嘯平地水高丈餘漂沒不可勝計三日水退海濱遺一卵甚巨鄉民朱鶴等曳之上岸滑堅如玉令石工鑿之厚尺二一黃白與雞卵同其狼藉者每人尚得一二担以油煮之味甚美知州某取其殼以盛水日久不變水洗至殼口而不溢一殼在朱家後鬻于山西塩商得銀半鎰終不識爲何物伊川語錄云常有穿地得卵寄于金山寺龍能湧水入寺取卵更一等龍也　留青日札云分宜嚴介溪嵩世廟時內閣擅權其子世蕃積賄如山竟被罪沒入貲產所籍中有金鑲雙龍龍卵壺一把鍍金雙龍龍卵壺一金鑲龍卵酒甕二個連座未鑲龍卵一

枚共龍卵五枚并諸奇貨乃得之仇鸞海上將領及
賊汪直求和易者也他奇玩可知已

陰功神助

宋史紹興三十一年金完顏亮渝盟臣僚言切謂陛
下飭躬修德可勝強暴望差撥使人降祝文御香告
祭沿江祠廟威靈顯著血食廟廷載于祀典者令州
分詣致禱四聖五嶽之神于宮觀設位冀蒙降助以
速滅金從之三十二年閏二月太常少卿王普言伏
覩車駕巡幸視師前期遣官祈告天地宗廟社稷宮
觀諸神諸陵攢宮感格響應昭彰使逆亮誅滅醜騎
遁去兩淮無驚舊疆復歸茲者回鑾臨安當行報謝

之禮從之　是時樞密院葉義問言寇進逼江上先報北兵謀開第二港欲徑衝丹徒施工累日一夕大風沙漲截斷不得渡此乃水府陰祐請加帝號孝宗乾道五年太常少卿林栗言紹興辛巳逆亮入寇李寶等以舟師大捷于膠西神靈助順東海之神宜加入字王爵詔從之四明孫能傳字一之剡溪漫筆云宋時完顏亮寇淮上樞府禱于大江能使陰兵不得渡者當奉 册爲帝洎事定許如約朱丞相漢章謂四瀆一體不當獨帝江神洪容齋謂勸懲之道人神一也彼洪河長淮受國家祭祀血食不爲不久當金人之騎飛渡如行枕席惟大江滔滔天險坐遏巨敵之衝使其百萬倒戈束手而退此其靈德陰功于河淮何如此舉殆所謂國將亡聽于神矣申敕將士固守江淮勝則賞其功不勝則議其罪庶幾人知激勸固守封疆若一聽于神敵入則委罪于河淮敵退則歸功于大江沿邊將士誰肯蹈白刃爲社稷死守哉

唐貞元中咸陽人言見白起令奏云請爲國家捍禦西陲正月吐蕃必下既而吐蕃入寇邊人敗之德宗

欲于京城立廟贈起爲司徒李泌以爲將帥立功而陛下褒賞白起恐邊人解體持義甚正容齋之説陋矣朱丞相不能直折以理但謂四瀆一體不當獨帝江神亦鄰侯之所笑也澶淵之役寇萊公决策親征王欽若修齋誦經北兵請盟而退萊公之力乎經齋之力乎一之中秘之言卓然千古矣 按嘉靖二十三年有大同順聖川水地庄軍卒劉伏玘擒板不孩部下小酋王三三本華人外附者磔之傳首諸邊十有一月司禮少監焦忠傳聖諭曰朕祗奉玄威保民伐逆仰天下監叛惡生擒固義方之劾力實鬼神之陰戮其鬼也中原屢被侵犯血流千里自今少差其加秉一眞人禮部尚書陶仲文爲少師又陶仲文曾請帝設玄府鎭法壇以褫外侵之鬼三十年五月帝以諸酋欵塞欲撤之忽報虜有異謀帝諭廷臣曰朕于十九日欲撤鎭虜法壇二十一日即有警報玄威所祐亦不可忘秋七月虜酋歸我叛人蕭芹等于塞上兵部奏幸荷至德潛孚玄威遠播寢妖氛之氣收不戰之功寔非人力所能致者乞勑禮部擇日告報

玄貺冬十月獲朶顏叛人哈舟兒陳通事兩人道引深入畿輔屢驚至是來塞內偵我虛實爲遊徼卒所擒禮部上言二逆就擒寔賴玄貺所致宜蠲吉告謝雷霆洪應壇併遣官告郊廟社稷從之三十一年仇鸞死都督陸炳發其姦逆罪狀帝曰仇鸞大逆不道仰賴玄威雖已瘞死即剖棺戮尸斬首梟示三十四年嚴嵩請禱祀海神以禳倭醜遂命侍郎趙文華祭告海神兼視察軍情三十五年八月俞大猷大破倭寇于梁庄斬獲一千六百餘級徐海溺水死生擒副魁麻葉等及倭魁辛五郎等兵部奏言首惡就擒地方底定皆皇上至誠昭格玄功允洽是以百靈助順謀若有啓而戰若有翼非區區人力所能强爲也乞卜日修祀用荅玄貺十二月獻俘羣臣稱賀舉謝玄大典予按此時南之海北之邊一有戰功不日仰荅玄貺加陶眞人祿秩至仇鸞既死而知其逆又日玄威所瘞不亦傎乎　漢兵起莽惡高廟神靈遣虎賁武士入高廟拔劍四面提擊斧壊戶牖桃湯赭鞭鞭洒屋壁令輕車校尉居其中　晉王導以儀物

鼓吹求助于鍾山之神奉以相國之號以禦苻堅其後八公草木皆兵陳用揚云蘇峻之亂也庾亮于白石祠祈福許賽及峻平而牛未解故鬼考之而亮病此皆所謂聽于神非興國之舉動也　北齊書慕容儼鎮郢城始入便爲梁大都督侯瑱任約率水陸軍奄至城下儼隨方備禦瑱等不能克又于上流鸚鵡洲上造荻洪竟數里以塞船路人信阻絶城守孤懸衆情危懼儼導以忠義又悅以安之城中先有神祠一所俗號城隍神公私每有所禱于是順士卒之心乃相率祈請冀獲冥祐須臾衝風欻起驚濤涌激漂斷荻洪約復以鐵鎖連緝防禦彌切儼還共祈請風浪夜驚復以斷絶如此者再三城人大喜以爲神助

唐元載王縉杜鴻漸輩以因果之說聳人主每寇至禮佛祈禱退則修八關齋飯僧報謝此又在王欽若閉門修齋誦經之先　建昌志勝云鄧紫陽名思瓘臨川人開元中應召能使神兵以却西戎雷霆中影影見焉西戎退帝益神之二十七年感虎駕雲車之異而化立宗作輓詩刻石云　七修類稿云天寶

聞西蕃冦西安詔不空三藏誦咒禳之忽見金甲神人不空云此毘沙門第二子往救西安矣後西安奏捷云西北有天王現形勝之因諸勑道立像故佛寺有天王堂嘉靖庚子山西邊外入冦朝廷揚旛設醮仗劍咀咒以禳之後奏捷適是日也　乾元三年正月元帥奏于河陽陝東大破賊百官表賀内云頃見中書門下稱河陽橋前因河凌衝突連艦偏斜昨一軍吏夜聞橋下鬧見有神人云我是毗沙門天王爲國家正此橋柱及平明橋忽正又勝州巳北百姓數千人忽見兵馬極衆喚百姓索食其中有人云我是張韓公及王忠嗣領此兵馬爲國討賊不日當太平百姓陳祭訖須臾不見者鶴林玉露云吉州江濱有石林廟隆祐太后避鹵御舟泊廟下一夕夢神告曰速行鹵至大后驚寤卽命發舟指章貢鹵果躡其後追至造口不及而還事定特封廟神剛應侯焉　曹景宗傳天監六年三月魏中山王英與將軍楊大眼衆數十萬攻鍾離武帝命曹景宗韋叡救之禱于鍾山蔣神求助神報許之于是叡攻其南景宗攻其北

值淮水暴漲六七尺又遣水軍乘艦擊之魏軍大潰英脫身走大眼中箭焚營而去諸壘土崩水死者十餘萬　後視廟中人馬脚皆有泥濕人盡目覩焉

草木子餘錄洪武元年御史大夫湯和征福建徑海道進追兵遇漁翁貌藍色操舟就之曰子勿殺一人吾指子所攻之路湯曰諾遂潛兵直抵城下全城歸附觀昔之漁翁乃南薰太廟殿神也至今祀之

甲申十同年圖

天順八年所舉進士至弘治十六年而同年進士之在朝者九人與南京來者一人會于刑部尚書吳興閔公朝瑛之第因爲之圖而長沙相公李賓之爲之序而記之者也其十人爲南京戶部尚書公安王公用敬名軾吏部左侍郎泌陽焦公孟陽名芳禮部右侍郎掌國子祭酒事黄巖謝公鳴治名鐸工部尚書柳州曾公克明名鑑刑部尚書吳興閔公朝瑛名珪工部右侍郎泰和張公時達名達都察院左都御史

浮梁戴公建珍名珊戸部右侍郎益都陳公廉夫名
清兵部尚書華容劉公時雍名大夏太子太保戸部
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李公賓之名東陽會晏于癸
亥年三月二十五日因而繪之爲圖皆畫工面對手
摹得其形模意態惟焦公奉使南國弗及會預留其
舊所圖者而取之是日謝公倡爲詩八人皆和焦公
歸亦和焉天順八年所舉進士二百五十八人至弘治
十六年癸亥閱四十年之久而此十人者爲朝中之
大老閔公年七十有四張公少之二歲曾公又少之二歲
謝焦二公又少一歲劉戴陳王四公又遞少一歲李
賓之于同譜中爲最少然亦五十有七也唐九老之
在香山宋五老之在睢陽歌詩宴會皆出于休退之
餘而此十人者皆有國事吏責故其詩于和平優裕
之間猶有思職勤事之意焉　成化丙戌科至弘治
辛亥二十六年間同年雖存亡不一通計束金者一
百六十六人矣故近詩言科目之盛多以丙戌爲稱
然其間如羅倫上疏論李文達奪情起復之非卒著
爲令章懋黃仲昭莊㫤諫鰲山烟火之戲陸淵之論

陳文謚莊靖之不當賀欽胡智鄭巳張進祿輩之劾
商文毅姚文敏强珍之劾汪直陳鉞皆氣節凜然表
表出色此所以爲尤盛也此條見菽園雜記中按天
順七年癸未貢院火補會試于八月次年憲宗御極
補廷試故爲甲申科進士其丙戌則成化二年也
王鳳洲題十同年會後云甲申十同年會圖作于弘
治辛亥距今六十有七載矣太師李文正公爲序而
太保閔莊懿諸公次焉明興人才之盛獨稱孝廟時
而孝廟諸大臣又獨稱甲申成進士者中間如劉忠
宣戴恭簡李文正謝文肅王襄敏閔莊懿皆剔歷中
外位丞弼著篤棐聲其他類亦廉潔好修之士蓋一
焦泌陽駑耳以香山洛社之耆俊不在野而在朝固
可仰窺　孝廟如神之智其一時人物光彩爲人所
艷羨而不可得者僅此圖在覽之寧無興慨耶
楊公士奇眞率會叙畧曰世以文學仕而得入館閣
者鮮館閣而得其僚之志同德合又相與壯老不相
違離尤鮮也今學士七人在館閣或二三十年或四
十年皆歷仕四朝德同志合于是皆老矣正統戊午

士奇年七十有四建安楊公榮六十有八南郡楊公溥六十有七文江錢公　六十有六安成李公　六十有五臨川王公　六十有三泰和王公直六十遂倣唐宋洛中諸老眞率之會約十一日就閣中小集殺止一二味蔬品不拘爲具簡而爲歡數也序仍以官者在館閣不敗舊也因賦近體四韻且屬和章以備他日館閣故事夫以館閣同事至數十年之久而得從容爲眞率之會此又非唐宋諸老之會可比也眞熙朝之盛事哉

墨仙筆仙

蘓東坡云賣墨者潘谷予不識其人然聞其所爲非市井人也墨既精妙而價不二士或不持錢求墨不計多少與之此豈徒然者哉余嘗與詩云一朝入海尋李白空看人間畫墨仙一日忽取欠墨錢券焚之飲酒三日發狂浪走遂赴井死人下視之蓋趺坐井中手尚持素珠也石晉之末汝州有一士不知姓名每夜作筆十管付其家至曉闔戶而出面街鑿壁寔以竹筒如引水者有人置三十錢則一筆躍出以勢

力取之莫得也筆盡則取錢携一壺買酒吟嘯自若
卒嘗如此凡三十載忽去不知所在又數十年復有
見之者顏貌如故人謂之筆仙此二則皆東坡居士
所記夫天上固無凡俗神仙乃筆工墨工有沓于文
人之用亦遂有神仙居于其中亦可異也　高郵人
顏姓者少落魄宋建炎初鬻筆遇仙日售筆十則止
會轉運使過境見之問曰能飲否曰可飲一斗飲畢
長揖而去遺所携筆籃于舟中轉運俾左右取而還
之盡力莫能勝凡得其筆者剖而視之管中必有一

詩或偈記其破毀歲月及人姓氏禍福無不驗者故
號筆仙年九十七一日積葦庭中坐其上自舉火焚
之人見烈焰中乘火雲飛昇而去則此又一筆仙矣
呂純陽于會昌中兩舉進士不第即有棲隱之志
去遊廬山遇異人授劍術得長生不死之訣多遊湘
潭鄂岳間或賣紙墨於市以混俗人莫之識也然則
文房之具寔有仙氣存乎其間耶道士胡用琮號沖
眞子隸籍于廬山太平興國宮有道士破衫敝履自
稱回道人人皆不顧獨胡待遇加禮後數年華帶麻

鞵挑二壺號大宋客訪胡于道院言論淸雅胡問此壺何用曰行李也傾壺視之皆黃白之物問胡欲此否胡答不願願得長生之術就取碎銀沽酒與胡飲口授至道及日暮以刀剜土瀝酒潄津和土噓呵成墨擲之几上鏗然有聲語胡曰服此可愈疾入仙矣再飲胡醉倒及醒但聞異香滿室刮土處有泉透出不知客之所在胡以墨研酒飲宿疾頓蘓年逾七旬貌若處子　且留詩蛻形而去今宮有墨仙泉掬飲味甘冬夏不竭　東平人檠陽嘗鬻墨于市人稱之爲二郎一日携鄭子成墨過劉長源父所長源父調之則爛爛成金矣　墨莊漫錄云世傳呂公往往賣墨人間毘陵邵姓士人善談易泉請講于佛舍至小畜有墨者青巾布衣褰幃直入邵惡之掩卷而問曰何來曰賣墨耳適聞講易至小畜其說非是邵驚遽揖之坐墨者脫履置案上取墨一九曰此墨價十千一坐皆笑墨者納履取硯滌之試墨置日影中盱墨而出曰抵暮復來當知十千非貴也邵且笑且駭少頃視硯墨之所濡徹底爲黃金與日影相耀邵惋恨

不已必呂仙也　名勝志云常德府漢時爲武陵郡郡後堂有白鶴池唐李翺刺史時見買墨道士以芦犨一隻投之池中化爲白鶴白鶴飛去今搆有亭曰白鶴軒

昌平坂學問所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